文選卷第三十七

表上

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幷天下，改爲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覈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

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疇咨熙載，羣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漢書述曰：纂，繼也。遭遇厄運，勞謙日仄。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維嶽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賦曰：卓躒諸夏。卓躒，絕異也。躒，力角反。初涉藝文，升堂覩奧，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于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爲尚書令。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闻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賢君也。臣聞其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

魚！廣雅曰：鷹，高也。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坌，涌貌也。坌，步寸切。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誼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誼，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爲冠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虹蜺爲析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

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飛兔騄鳥喪，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騄駬，古之俊馬也。又曰：古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孫陽是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

陛下篤愼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敞曰：臣衣褐，衣褐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文選考異

薦禰衡表　袁本、茶陵本「表」下有「一首」二字。案：有者是也。後每題下盡同，卷首所列子目亦同。下卷放此。

陛下睿聖　茶陵本「睿」作「叡」，云五臣作「睿」。袁本云善作「叡」。案：范書作「叡」，此尤以五臣亂善。

注「具作其事」　陳云「作」，「上」誤。今案：汪文盛刻班書是「作」字，章懷注范書引亦是「作」字，陳所說非也。

注「無所遺失」　袁本「失」下有「也」字。茶陵本無。此初有而脩去之。

掌技者之所貪　茶陵本「技」作「伎」，云五臣作「技」。袁本作「技」，無校語。案：袁用五臣也。范

書作「臺牧」，章懷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掌技」之譌耳。「伎」、「技」同字，或選所據融集作「伎」也。

注「古善相馬者」　袁本、茶陵本「古」下有「者」字，此初有而脩去之。案：「者」當作「之」，所引觀表篇文也。七發與吳季重書注作「之」，是；七命注及此作「者」，非。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　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爲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徂。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歲以秋爲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方言曰：菲，薄也。　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

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反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爲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還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

荊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矣。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論語曰：子

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文選考異

注「後主卽位十二年卒」　茶陵本無「卽位十二年卒」六字。此一節注，茶陵幷五臣於善，袁幷善於五臣，恐尤亦非其舊。

而中道崩徂　袁本、茶陵本「徂」作「殂」。案：此尤改之也。二本是，蜀志正作「殂」。

亡身於外者　袁本云善作「亡」。茶陵本云善作「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亡」但傳寫誤。何校「亡」改「忘」。蜀志正作「忘」。

注「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　袁本無「用閹豎所敗」五字。茶陵本幷善入五臣有之。尤所見同茶陵而誤衍。

注「荊州圖副曰」　袁本、茶陵本無「副」字，是也。

注「爾雅曰奬」　袁本、茶陵本「爾」作「小」，是也。

至於斟酌損益　茶陵本「損」作「規」，云五臣作「損」。袁本云善作「規」。案：蜀志本傳作「損」，董允傳作「規」。尤延之依本傳改，不知乃以五臣亂善也。

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　何校云蕭允傳所載與本傳微不同，本傳無「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作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袁本所見善與尤無異，較本傳但少「之」字，「彰」作「章」，「慢」、「咎」互易。其五臣則與本傳同。茶陵本輒於正文依善注所引董允傳添改，作「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云云，與注不相應，大誤。且善但謂當有上六字，未嘗欲幷改「責攸之禕允」以下也，更屬誤中之誤矣。

深追先帝遺詔　袁本、茶陵本無「遺詔」二字。案：蜀志有，尤延之依以校添也。此初刻仍無，與二本同。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袁本、茶陵本無「激今」二字。案：蜀志有，尤延之依以校添也。此初刻仍無。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父，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

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虛受謂之謬舉，虛授謂之素餐，（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所由作也。（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其功大也。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謂文、武、明也。）正値陛下升平之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身被輕煖，口厭百味，（中山靖王曰：位雖卑而奉厚，食方丈於前，侍女數百人，所以爲樂也。）（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而奉厚，食方丈於前，侍女數百人，所以爲樂也。）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得爲東藩。（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禮記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周禮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之子，不稱其服。）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毛詩，彼已之子，）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毛詩，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周禮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

綬。蒼頡篇曰：紱，綬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伾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

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古含切。）故車右伏劍於鳴轂，（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

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爲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得盡忠竭力，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羈致南越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禰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漢書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眞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

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由總轡也。必乘危躡險，騁舟驅，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傅武仲與荊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師徒小衄，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輟食棄餐，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衽也。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篲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

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卽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也。羣臣纓皆絕，盡懽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偏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鄧已扣公左驂矣，野人當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臣獨何

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墳溝壑；馬墳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汙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夫臨博而無伯樂韓國之舉，見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大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拊，拍也。昔毛遂，趙之陪隸，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

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

夫自衒玄徧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眞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所賤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所賤也，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也。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臣則幸矣。

文選考異

注「謂文武明也」　陳云「文武」當乙，是也。各本皆倒。

注「史記太史公」　陳云「公」下脫「曰」字，是也。各本皆脫。

俯愧朱紱　茶陵本「愧」下校語云五臣從「小」。袁本云善從「女」。此亦以五臣亂善。下文「以滅軀身之愧」，二本所見亦當善作「媿」，失著校語，非。魏志皆作「愧」。

注「尚書曰啓」　袁本、茶陵本「曰」上有「序」字。此初有而脩去之。案：有者是也。下「尚書曰武王崩」，各本皆脫「序」字。

注「春秋歷序曰」　案：「歷」上當有「命」字。各本皆脫。又勸進表注所引春秋歷序，亦脫「命」字。

注「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　案：「此者」當作「者此」。袁本亦誤倒。茶陵本幷善入五臣，全非。裴松之注引正作「者此」。

欲以除害興利　袁本、茶陵本「害」作「患」。案：魏志作「患」。二本是也。

必以殺身靜亂　袁本、茶陵本無「以」字。案：魏志有，蓋尤據之添也。

而耀世俗哉　袁本云善作「燿」。茶陵本作「燿」，云五臣作「曜」。案：魏志作「燿」，尤改非。

志或鬱結　袁本、茶陵本云善無「志」字。案：魏志有，二本所見或傳寫脫，尤添之，是也。

伏以二方未尅爲念　何校云魏志「伏」作「但」。案：今本魏志亦作「伏」，何所據者未見，存之以俟再詳。

伏見先武皇帝　袁本、茶陵本無「武皇」二字。案：魏志有，蓋尤據之添也。

猶習戰也　袁本、茶陵本「猶」作「由」。案：魏志作「猶」，蓋尤據之改也。

注「統由總覽也」　袁本、茶陵本「由」作「猶」，是也。

事列朝榮　何校云魏志「榮」作「策」。陳云作「策」爲是。各本皆形近之譌字耳。

注「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

注「濤至乘北」　陳云「乘」上脫「江」字，是也。各本皆脫。案：七發注引有。

注「昔克路之役」　何校「路」改「潞」，陳同，是也。各本皆誤。荅臨淄侯牋、褚淵碑文、頭陀寺碑文注誤與此同。

注「秦來圖敗晉攻」　何校「攻」改「功」，陳同，是也。各本皆譌。

注「三敗三北」　茶陵本「敗」下無「三」字，是也。袁本亦衍。

注「徧飲而去」　袁本「去」下有「之」字，此初有而脩去之。茶陵本幷善入五臣，無此字。案：所引愛士篇文，彼亦無此字。

注「及獲惠公以歸」　何校「及」改「反」，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然則以其同祖」　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李宏武功歌曰」　陳云「宏」，「尤」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東郭俊者」　茶陵本「俊」作「俊」，袁本亦作「俊」。案：各本皆譌也，當作「逡」。

注「猶不敢嘿也」　袁本、茶陵本重「嘿」字，是也。

螢燭末光　何校云「螢」一作「熒」。案：魏志作「熒」，古字通。但選文與國志非必全同，今各本則皆作「螢」也。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論語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爲政，治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作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桀而不殊。（如淳曰：桀或爲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寔在

敦固，（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伏惟陛下，容帝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放勳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敍人倫。（謝承後漢書曰：桓曄鄙營氣類。毛詩序曰：禁固勿仕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爲行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崇階闕紫闥。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敍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諸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青紱，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邛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繁欷，思者不可爲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

之橫集。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心況，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也。若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文子曰：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緘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只，信人只。）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尚書傳曰：保衡，伊尹也。）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尚書曰：百姓昭明。）也。臣之愚蔽，固非廣伊。（尚書曰：章明，已見上文。）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戰國策曰：惸惸，謹慎也。）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是臣惸惸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惸惸，謹慎也。）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

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文選考異

注「自因致其意也」　袁本、茶陵本無「因」字。案：魏志有「因」無「自」，必尤延之改「自」爲「因」，乃誤兩存也。

克明俊德　袁本「俊」下校語云善作「駿」，注中字亦作「駿」。茶陵本作「俊」，與善、五臣無合者，恐經後人依禮記改。校語。案：尤及茶陵本「藩」作「蕃」，注同。校語云五臣作「藩」。袁本作「藩」，無校語。案：魏志作「藩」。「藩」、「蕃」通用耳。

以藩屏王室　茶陵本「藩」作「蕃」，注同。校語云五臣作「藩」。袁本作「藩」，無校語。案：魏志作「藩」。「藩」、「蕃」通用耳。

五臣也，此以五臣亂善。　魏志作「藩」。「藩」、「蕃」通用耳。

注「謝承後漢書曰桓礹鄙營氣類」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

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　袁本、茶陵本「思惟豈」三字作「惟省」二字。案：魏志作「惟省」。尤改添，未知何據，或所見自不同。

注「東觀漢記」下至「蒙見宿留」　袁本此十八字作「錐刀之用已見上文」八字，是也。茶陵本複出，同此，非。

若臣爲異姓　袁本、茶陵本「若」下有「以」字。　案：魏志有「以」字，尤刪，未知何據，或所見自不同。

注「駙近也」　茶陵本「駙」作「附」，袁本作「附近」之「附」也。

然終向之者誠也　茶陵本無「然」字，「終」下校語云五臣作「然」。　袁本無「終」字，校語云善有「終」字。　案：魏志有「然」無「終」，疑茶陵所見得之。

有不蒙施之物　茶陵本云五臣再有「有不蒙施之物」六字。　袁本再有，云善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　案：此初無，尤脩改添之。魏志再有，善亦當再有，傳寫脫去也，何校添。

注「尚書傳曰」　袁本無「傳」字，茶陵本有。　案：各本皆非也，說見後答魏太子牋下。

注「樊冒勃蘇」　案：「樊」當作「棼」。　各本皆譌。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　龍屬文。　爲中書郎。　陳留王立，封鉅平子。　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　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祜表讓。　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　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昨出，爲沐浴而出在外。　台司，三公也。　爲台司，故言

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

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

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墻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公家服事。新序，閻丘卬曰：士亦華髮墮領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

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爲都督荆州諸軍事。

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文選考異

誠在寵過　袁本、茶陵本「寵過」作「過寵」。案：晉書正作「過寵」，此尤誤倒耳。

然臣等不能推有德　何校去「等」字，云晉書無。案：所說是也。各本蓋皆衍。

據今光祿大夫李喜　陳云「喜」，晉書作「嘉」爲是。今案：「喜」、「嘉」古字通，未審他家晉書有作「喜」者以否？

注「領職曰服事」　何校「領」改「頒」，是也。各本皆譌。

注「謂公家服事」　袁本、茶陵本「事」下有「也」字，何校改「也」作「者」。又「謂」下添「爲」字，是也。各本皆譌。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衞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文子冠，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字書曰：祚，福也。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煢煢獨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

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爲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母志。莊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衞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文子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字書曰：祚，福也。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煢煢獨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

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弭。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楊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爽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

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僥與徼同，古堯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

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曰：必爲殉。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心。

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文選考異

陳情事表　袁本、茶陵本無「事」字。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

注「字令伯」　茶陵本此下有「犍爲武陽人」五字，袁本無，與此同。案：茶陵幷五臣入善。考華陽國志有，或善不備引。

躬親撫養　袁本、茶陵本「親」下校語云：善作「見」。案：此以五臣亂善。蜀志注、晉書皆作「見」。「見」是，「親」非。

臣少多疾病　袁本云善無「少」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少」字。案：蜀志注、晉書皆有「少」字，尤據之添。

注「一作孑」　案：此校語錯入也，卽謂五臣作「孑」，觀袁、茶陵二本校語皆可見。如謝平原內史表「岐」下云一作「崎」，亦卽謂五臣作「崎」也。蜀志注、晉書皆作「孑」。

辭不赴命　袁本、茶陵本「命」作「會」，蜀志注、晉書皆作「命」。案：尤蓋據之改。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爲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爲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屆。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駿誅，徵爲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爲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左傳，衞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曰：邈，凌邈也。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

愧若厲。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九永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羆。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一作崎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囹圄，岐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跡，可以當面。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蚤爾之生，尚不足忝，左傳，子產曰：諺云蚤爾之國。杜預曰：蚤，小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忝，辱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不

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拖，徒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跼，音局。蹐，精亦切。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荀卿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

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爲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忝，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

曰：貪而不施謂之婪。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袁本、茶陵本「表」下有「謝恩」二字。喜懼參幷，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文選考異

注「到官上表」　袁本、茶陵本「表」下有「謝恩」二字。

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茶陵本無此十字，有「中謝」二字，是也。袁本幷無「中謝」，非。尤用善謝開府表注所云添改，益非。

注「范曄」下至「不知所裁」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

臣本吳人　茶陵本無「吳人」。袁本有，無校語。案：袁用五臣也，此以亂善。

注「羣萃而同處」　案：「同」當作「州」。各本皆誤。

注「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袁本無此八字，所載五臣向注有之。茶陵本幷善入五臣，尤蓋因此錯混耳。袁本是也。

注「王隱晉書曰袁瑜」　袁本、茶陵本「袁」作「爰」。案：二本是也。爰，姓，見廣韻「爰」字下。又，依此似正文善「爰」，五臣「袁」，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又案：二本自此至「字道淵」共爲一節，在後「曹武」下。然則「馮熊字文羆、顧榮字彥先」二句，亦王隱書，尤割裂著，非。

而不能不恨恨者　何校「恨恨」改「恨恨」。袁本云善作「恨恨」。茶陵本云五臣作「恨恨」。案：各本皆誤。與蘇武詩二本校語，五臣作「恨恨」，善作「恨恨」，與此全屬相反。彼是此非。

本所見皆傳寫誤也。

注「攜手逐秦」

陳云，「逐」，「遯」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袁本無此十一字，所載五臣濟注有之。茶陵本幷善入五臣，尤蓋因此錯混耳。袁本是也。

勸進表

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建興五年　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幷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幷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

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碑，頓首死罪，上書。

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郤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師曠曰：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于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牽秀衞公誄曰：仰睎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

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景、宣、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宸極，北辰之極，以喻帝王。）登遐醜

齋，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以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爲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卽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親表。禮曰：服膺拳拳。**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傒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漢命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干寶晉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傅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曰：黃他求沒將，投骸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爲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載，事也。**厄運之極，古今未有，**

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芊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三世，謂遘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遘，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隕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

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處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見下注。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

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大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衞服、蠻服、夷服、鎭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天下囂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雖有夏之薄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莽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爲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毛詩曰：奄有龜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

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烝生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烝生顯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爲臣妾。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會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爲一心，君會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封禪書曰：天人之

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爲計，萬姓爲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節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書曰：允恭克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荄，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荑通。左傳，蓬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爲大將軍。蕭何曰：幸甚。

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漢書，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尅其二

都。杜預曰：涘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覦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間隙也。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繼嗣，天下無所繫心。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欲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深謀遠慮，出自胸懷，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襲時之士也。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晉使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

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

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温嶠，王隱晉書曰：温嶠，字泰眞，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汲石勒，爲幽州刺史。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汲郡中。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考異

注「閔帝年號」　何校「閔」改「愍」。陳同。各本皆誤。

臣磾　茶陵本「磾」上有「匹」字。袁本無，下同。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何校添。陳云「磾」上脫「匹」字，下並同。

注「授圖于黎元」　袁本、茶陵本「于」作「子」，是也。

注「謂景宣文」　袁本、茶陵本「景宣」作「宣景」，是也。

注「永嘉懷帝年號」　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所載五臣向注有之。此錯混耳。

注「劉載使劉曜」　陳云「載」，「聰」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太尉應劭等議」　陳云「尉」下脫「掾」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謝承」下至「虜庭」　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案：尤增多，誤也。

而重耳主諸侯之盟　茶陵本作「而重耳以主諸侯」，云五臣無「以」字，有「之盟」二字。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也。晉書作「以主諸侯之盟」，善不必與彼全同，不可以爲證。

蒼生顒然　案：「顒」當作「喁」。善引淮南子「喁喁然」爲注，是作「喁」字。注云「顒然仰德貌」，蓋各本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晉書作「顒」，不可以爲證，說見上。

「延頸舉踵喁喁然，百辟勸進」，今上牋「搢紳顒顒」，用字不同，當各依其舊也。

注「西蜀父老曰」　案：「西」當作「難」。各本皆誤。

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　茶陵本「普」作「溥」，云五臣作「普」。袁本云善作「溥」。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也，晉書作「普」，不可以爲證，說見上。

注「公羊傳曰緣臣之心」　何校「傳」下添「注」字，「臣」下添「子」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而楚尅其二都」　茶陵本「二」作「三」，是也。袁本亦誤二。

注「民服其上下無覬覦」　何校「服」下添「事」字，「上」下添「而」字，是也。各本皆脫。

注「乃許晉平」下至「且召之」　茶陵本此十七字作「郤乞」二字。袁本并無。案：似茶陵爲是。

注「不及曩時之士也」袁本、茶陵本「曩」作「嚮」，是也。漢書作「曩」，後五十一卷同。史記作「鄉」，「鄉」即「嚮」字，與此同。各有所出，不妨兩見。善例每如此。